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漫塘集卷六

宋 劉宰 撰

書問

通田輅院

某得令名於士友間舊矣亡師友周南仲無恙時書來道執事有意見訪汎掃敬聽旋聞即遂榮上不果此來賦未見君子之詩十年猶一日也維時春和伏惟接武清華台候神相萬福某蚤得惡疾形容如鬼自棄明時

今老矣頭童目昏頷髭無黑者豈復敢自通於當世有位之士惟聞賢者有進用之階世道有清夷之望以是自喜敢問學省之除在幾時大科異等不過為入朝計耳似不必屑意朋儕中同志者以道卷舒而不視時俯仰竊計自處已定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敬誦此仲愛助姪子某再請鄉舉今就省闈欲一識先達因其行敬以一紙寫繾綣且以與姪子為左右之容居山林久不嫻書尺筆縱字大伏惟亮之

通趙章泉 著

某家金壇去丹陽驛七十里非時得枉道者不到故欲
寄音無從中間凡再得詩三復可復自成疎之句鄉風
長懷幾不能遣莫冬得三詩欲屬范南卿附便念南卿
猶未除喪寧能作置書郵又爾中輟今聞友人王去非
將專人過番易道玉山謹以奉寄宣筆百枝匹劄併往
人生七十者稀過此皆是贏得吟風嘯月其樂如何世
徒以陶靖節解印綬賦歸去來為高不知其榮木等篇

所期甚遠所任甚重所樂甚真洙泗以還無此氣象先生其斯人比歎某欽仰

回李秘書心傳

某自聞召命之頒日傾耳以聽回船東下且以日計曰可矣忽奉手教乃知當此春晏猶艤舟江岸為沂峽計易退難進固足以崇高節抗浮雲獨不念當饋之思側席之久耶就審德盛仁熟罄無不宜隨軒眷集動與吉會良慰緬仰聖上克勤克儉有夏禹之德務學不愧商

高宗周成王而左右未有傳說周公之輔秘書辭歸之
章再上而報可未聞深惟聖意豈但欲以史事相付而
已願戒舟師亟挾施乘流以慰中外之望某年迫七十
視聽俱衰大非疇昔侍見時比更化之初羣賢彙進頗
聞有相援引者今讀秘書奏疏又知嘗置賤名其間某
少也不才況今已老求之在昔固未有四十辭官七十
復出者所幸與王去非為姍家備知此心嘗為請言於
當路已見諒矣盛意如許不敢忘頌貺宣毫洪扇使內

得以寫素抱外得以揚仁風感喜可知一故舊有錫渾
天儀幸求得之謹以為觀天之助有懷拍塞探伺舟過
丹陽因得吐露春寒猶力道間厚愛是祝

回柴安撫

叔達

伏自丙寅開邊敵勢漸殺我之邊備亦小弛然而遺患
未除邊虞故在乃丁丑夏乘我撤戍長驅絕淮邊遽上
聞中外震駭惟執事隱然孤忠貫徹穹壤才足以酬酢
萬變智足以奔走羣雄以浮光孤城二千羸卒推其堅

鋒勦其萬衆為長淮千里保障當是時天下士無間識
不識皆想見風采恨不得備顏行奉要約某雖不肖然
嚮也亦嘗有志斯世寧能泊然自棄私謂執事之道且
行乎朝廷矣而浩然有歸興殊不可挽豈味黃石戒又
先子房一著甚善甚善甚盛甚盛靖節窮士得從檀公
游具有故實况某與執事寓里相望不遠百里命中車
棹孤舟亦非難事自惟疾疢日侵形容如鬼不可以入
城市惟有懷仰天與幸會令嗣判院搏扶搖而上實始

吾邑執事復不鄙夷因而賜之書盥手發函長跪疾讀
蓋溫乎如惠風和氣之襲人炳乎如隨珠和璧之在目
洋洋乎如韶濩正音之入耳其為榮荷可勝言哉自冬
徂春以鄉邑民饑癩憂蠅營無補毫分有稽奏記恐速
罪戾尚惟高明以度外處之未賜斥絕使猶得從綠野
之游於他日某伏紙拳拳寵頌某物尤切銘佩吳箋三
百得之親舊間頗勝常用者輒以供翰墨之需某物併
以薦北海坐中一酌辱命之留幸甚時事孔艱正恐元

戎未應終棄人間事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勉之

回周馬帥虎

經年不上記自識將軍禮數寬必不加罪但其平生願
屬馮異而台座亦逢人說項斯人事好垂老未相遇謂
此情何春夏之交峭寒猶在恭惟味黃石戒從赤松遊
岱嶽爭高璇穹錫美台候動止萬福某病骨衰頽鬢髮
蚤白猶幸鑷去可誑人以未老年來乃一向白盡今白
者又轉而黃古詩云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念之憮

然太尉德成於身功成於國名成於天下後世來者更
言體益強健神光炯炯窮林園之勝過綠野堂中人集
壽福之全愈者英會中客盛矣哉古未有也敢問比日
有何賦詠願併錄示使得成編布金寺曩求書額村僧
無從往謝謹為納摹本去近懇常平使者得錢創社倉
於里中欲求社倉二大字告不吝唐商李秀才自言將
踐約修敬因得拜此且以無灰酒十罇修歲貢拈秃羊
毛筆不能成字伏惟照察不宣

二

頃因李君便附書其回也辱報字甚慰連月淫雨陰雲
不開屏居水繚四壁大似坎中蛙氣悶悶不能吐來教
之頌正爾啓絨而雲翳劃開日光穿漏殆非偶然就審
比辰回旋舊栖詠歌千古百靈呵護萬福來同意氣開
懌不可言也向來五噫公論頗亦聞之竊謂世上是非
初無定在人生禍福要有定分以其無定在則今日之
是安知不為他日之非今日之非安知不為他日之是

要不必深辨要有定分則聽之而已雖辨何益眼前一輩說是說非說禍說福之人藉方得志只是乞食墻間者稍饑則又前矣願太尉一切達之社倉二大字筆力不啻千鈞重而更端莊停勻披玩不能釋手某物并貺暑月水飯有相其敢不德寒鄉窶人無一物可薦誠去歲一士友見教造松醪飲之可治風濕脚氣造成香味頗勝姑納上四尊倘謂可飲當續致鄉間醋底向聞庖下頗有知音納三十小尊輕瀆愧甚當暑壽重是祝

回何撫幹處恬

別不計年悠悠我思無日不在震澤潯溪之上也春杪
幼子自梁料院處歸忽領手筆乃知圖南之鵬曾未忘
控地之鳩鷄感外重慰入夏多故尋以雨水相仍具謝
不敏明星有爛有目具瞻况嘗乘槎誤至天漢者耶朝
來爽吹迎秋恭惟幕府高閒台候神相動止萬福仕於
今難矣而大府為尤難其位高而責不及情親而言可
入者獨上幕耳而執事再居敢不重賀雖然盛名之下

難居執事疇昔以太學諸生上書論天下事慷慨激烈
士無問識不識讀其書味其意徃徃壯其氣高其節繼
聞彈冠出仕又孰不遡風而想企踵而望曰是嘗有言
於未仕之前其肯媿媿於既仕之後而側聽累年未有
聞焉執事豈與庸庸者比患不改秩患不立朝矜一語
之合希一盼之溫以自為重哉傳曰三年不鳴一鳴驚
人三年不飛一飛冲天勉之而已須先正顯學勤王錄
序謾寫去殆不可用唱和集序續納頒貶多品甚感吳

箋閱板友書真是未能免俗書至此亦以自笑秋後登高望遠必有佳趣傷今弔古必有奇作毋惜寄示金陵同官為最多其能以世道自任不唯阿隨俗者為誰皆所願聞

回宜興趙百里

與愜

戊午己未年間某為儀真掾識門下士天台徐不愚時執事年尚幼方侍先少師官金陵不愚為某言執事高明之姿凝遠之度渾然天成非學力可及某時起敬欲

介不愚援外舅梁吏侍州里之舊拜先少師下風因扣
東閣快鳳星之覩而局於官守厥路無由某既去儀真
而先少師寢上榮塗以至開大藩登禁從某復限以位
分欲進不敢然頗聞先少師逢人說項斯所與外舅書
必賜垂問知過庭之助為多感流水之知懷高山之仰
今三十年矣去歲治所人來誦今大夫之賢不容口大
要以為不吐剛不如柔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
畏而不為問姓名為誰則執事也乃知先少師家法有

傳徐不愚疇昔之言為不謬某三十年起敬為不虛喜
欲起舞林下殘生不敢直以姓名自通畧因友人王穎
叔附致拳拳豈意撝謙不間疎賤得得遣介賜之手書
辭旨溫然若施之所敬某何敢當重以冊府之珍文房
之寶上尊名茗粲然前陳使得仰高哲之風流滌世俗
之塵埃澆胷中之磊塊而濡毫引紙又足以發揮之真
人生大快意事而遲暮廢學重不敢當也惟有感愧世
變益下人物隨之州縣間殆不復見廉平之吏執事其

庶矣乎語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惟勿恃其已成而益
求其所未至士之狂者多忤人勿怒其狂而虧待士之
誠民之頑者多撓政勿疾其頑而虧拊民之仁位之在
上者多喜人同己勿狃於同而虧行己之信則善矣美
矣不可以有加矣執事其圖之屏居無可薦誠朱侍講
語錄一部納上絃歌之暇時一寓目或有補萬分其他
寒燠之問頌禱之辭某以為無益於愛助敢畧幸察

一春煙霾障日風雨不時糴貴民貧歎恨滿耳烏啼花
發皆在愁中傳聞某官周行原野咨訪問閭逋租法不
可蠲而代之輸賑濟時不可行而給之食其他慈惠之
政不可槩舉致人心懽悅天意感通兩日來氛祲掃除
天宇澄霽施及鄰郡敢昧所元敬拜手書殷勤問訊而
臘前之酒有以沃其枯腸雨前之茶有以滌其滯思空
南山之竹不足書謝忱但有銘佩某屏居莫聞時事有
自日邊歸者能言已有明詔趨上周行某無任願忠之

情尚以財不盡用留餘力以資代者威不盡用廣遺愛以貽方來為未解印之祝

回宜興謝百里

奕修

昨以厚意久不報斐然一箋聊寫寸衷使介鼎來雙緘併辱薄物曾瓜桃不直更貽瓊玖之酬陽羨之茶天子之所先嘗竹冷之酒中都之所貴重羅列滿庭而山海果羞與花縑畫扇又從而侑之拜嘉以還感藏無斁往來之人誦賢者平估以便糴散藥以起疾慈惠之政次

第舉行甚善甚盛紹熙間越人俞高兩郎中相繼為宰
創社倉二君既去鄉人徐大夫實繼之徐雖學舍人而
識頗不逮遂徹去人至今惜之至今議之前大夫才足
以有為而牽於佛廟神祠之役念不到此絃歌之暇亦
可畧尋墜緒否乎某朋友故樞密羅文恭公之幼子曩
為新淦令某為作琴堂箴或傳至魏華父侍郎為作篆
書入石甚佳偶存一本僭以拜納鄙拙不笑相望不遠
數舍繼此時當奏記或因風問生死得畧去寒暄頌望

等語幸幸

回句容吳百里

洪

某憚暑如在釜甑中台翰正用此時來剝封莊誦炎熱
自去清風自生且審當喧囂倥偬中不廢絃歌之樂武
夫悍將撞搪叫呼之際日與青衿子佩從容俎豆間神
之聽之台候動止萬福欣慰其何可言某物併貺登拜
感甚學記之委深荷不鄙若稽在昔泮宮之修鄉校之
不毀雖見史克之詩丘明之傳而千萬世所敬仰者魯

之僖公鄭之子產而已其其敢不勉以發揚盛美元符
道宮大有興作驕將叱咤賢大夫倘唯唯聽從繼自今
洞天福地雞犬不復得寧猿鶴不復得來木石皆不復
得其所矣幸台座念及之二學記寵教已領闕師老丈
上梁文筆力猶精健如許敬服因書為致意他須嗣音

二

累日聞句曲之民悵朝天之鳥飛去不留助之黯然劃
奉誨函乃知大鵬雖搏扶搖羊角而上猶未能忘情於

鳴蜩斥鷃不惟自喜且為句曲之民喜二天之猶在其上也某匆匆不及拜冰翁大卿書會次為致海內蒼生望霖雨之意胡伯量兄計亦在大卿東閣數字望為寄達此去必即留中州縣之不可為田里之不勝擾固皆身履而目見之言有可及得毋愛於言力有可及得毋靳於力是望

通泰興王大夫 淪

某宦海陳人紹熙慶元間尉江寧則知績溪王大夫以

古聖賢之學行之一邑邑以大治猶恨相去遠所聞未
詳未幾同年友張右史敏則自新安來且言曾親到績
溪見大夫所為皆今世所無有某以是起敬不勝區區
之情開禧間隨牒東嘉準擬叩門執弟子禮既到則甲
第在外邑三山非遠而弱水隔之惟坐馳此情歸未幾
而木壤山頽矣惜此世之失此賢悵此生之孤此願今
猶耿耿曾次比歲鄉人為簿尉於龜城簿之子歸尉以
書來頌大夫之賢不容口敬問爵里知為績溪之嗣其

廉足以勝私律貪而其為人謀而忠又有不可及者詩
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欽嘆欽嘆王簿子得使邑為其
亡翁保明申府申部可徵致任澤適部中行下再保明
弱子茫然無措某三十年林下與世濶絕復無從致力
其子自拜書控懇累日來求書為助義不得辭率易拜
此

回新於潛尤大夫

某犬馬之齒入新歲遂七十有一目昏耳聵而胷中復

健忘凡百皆如冥行以此絕不敢與朋友相聞郵置中
知己班改且知己注赤邑繼此榮塗足可無壅不勝贊
喜第修賀不武而為來教所先物之厚意之勤皆非所
敢望但有感愧來諭言世道之艱且惜諸賢不能相與
壯元氣壽國脉誠為至論若以為皆坐相率引避去之
惟恐不速之故却似未然蓋見可而不進固為可罪而
冒然嘗試以僥倖萬一者亦非世道所望也嘗觀自昔
事變之多莫如漢末而諸賢隨用隨起皆有以自見亦

無如漢末者蓋當時諸賢相與講之深見之明守之固
斷然不以富貴貧賤死生禍福入其心故能隨遇有立
如此某久居田里固罕見士大夫或邂逅有見未有不
憂家之貧身之不達者竊謂吾國之士苟有甘心於饑
寒貧賤而死者則豈惟吾國庶幾其人亦過人遠矣季
端以為如何西州家學之粹世德之茂惟君一家而昆
仲間能以學問相勉以德業相期以聲望相高者亦惟
君家耳願益自力以開遠業厚貺無以為報偶有某物

謾以友書來書有秋深過吾里之意拍塞滿懷悉留面
賦來書累幅而此但幅紙又盡畧彛儀蓋昏耄有不容
強者亦惟眷予是賴千萬矜體

回鎮江權倖史延陵

皆之一

某伏自大丞相當國幾三十年山林間散之人間有與
大丞相偶同姓氏者輒辟易趨避况真大丞相族耶惟
滄洲文昌公昨典鄉郡不以某愚不肖先之以手書某
非意望所及且謂庶人召之役則徃役其敢辱贈而報

自是得以姓名自通其後溧水大夫介一二士友惠書
叙述平生有擺脫世務退然以寒畯自處之意某謂是
我輩中人非挾貴以來者故亦願交下風今承來翰似
事同而實異蓋作小楷書用畫一式則小官事上之禮
某不敢當一也以先生見稱以懷才抱道有志當世之
士見待某非其人不敢當二也不敢當者二而不敢不
當者一則某郡之民而執事郡之通守也故敢援召役
往役之義修書以謝萬一千將出匣寶氣衝天惟善藏

其用毋與牛刀爭一割之快是望

二

某再承台翰禮愈恭意愈勤而所以開曉之辭愈悉某感甚愧甚懼甚抑某前所作報書實有感於世變而然不自意其有忤於執事也初某之為江寧尉也故參政衛公已以大魁為他路常平使者其父子文老丈實以朝奉郎為郡僉幙臺府一待之以巡廊官略不少異一日添倅去官兩倅白郡以衛攝事衛辭以上轎官與巡

廊官事體不同又以僉幙以下皆受察之人而通守按察官也何敢當力辭不受帥主鄭知院僑聞之曰吾固疑其如此即改委帥司機宜今執事雖太師越王諸孫大丞相諸族然年甫三十官猶選人職猶監當既攝僉幙又兼通守雖大官要職皆君家所自有而某因來翰之及敬讀冰銜回念四十年來事不能不有感誠不自知其言之過語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惟執事有以容之又某所以不能不拳拳於文昌滄洲公以及

溧水大夫者某嘉定初年備數浙東齎幕時大丞相以禮部滄洲以兩浙漕同按視壽成山陵昆仲職位未至大相遠及丞相當國以一尚書處滄洲誠未為過而滄洲懇辭十數不止丞相亦終不强之故天下皆服大丞相之公而仰滄洲之高溧水之在太學也以大丞相故不得成校定者累年及既出官循序而進未嘗超躐得邑山陰棄之而易溧水在溧水為郡所抑自他人處此干造物求速化溧水終安之以俟秩滿此某所以拳拳

二公願執鞭而不可得執事遠觀疇昔金陵之事如此
近觀今日君家之事又如此則宜知所處矣詩曰他山
之石可以為錯又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蓋以玉攻玉
安能有成惟得夫他山麤厲之石相與錯磨則庶乎其
可執事無志於西序東廂之陳則已苟有志焉則他山
之石必在所取請自某始鄉縣去古延甚近或因還鎮
枉道見過甚幸不然某因謁季子祠亦可求見揮汗草

草

回真州倅權州鄭運管次甲

某少也為貧鄙事無所不歷年甫七十百疾叢之雖知
貴名之起如日麗天而養疴窮谷進謁無階又知叢爾
孱生所以得入於大鈞坱圠中而不在清議擯斥之數
者無非一門海涵春育之賜而目昏手戰宜飾一箋以
謝亦竟不克俯仰乾坤惟有愧怍忽奉華緘察乎其詞
之文溫乎其禮之勤而意之厚也某何以當靖思惟有
歸翰墨於典籤請罪戾於司過庶於愚分容可少安或

幸而恕之則所願也非所敢望也

回艾節幹慶長

某往歲承得命駕過我漫塘上雖貧居不能款然已得意鄉於言辭之表知必非碌碌隨世俯仰以就功名者為吾道賀為吾鄉里賀一別杜門無從上記比江延卿自池陽歸具道得賢使者為之依歸使者亦大得懽畫之助喜欲起舞方將因兒曹就試城中宛轉附致一書忽令兄專人送至來翰且有某物頒貺感何可言慰

何可言徐斯遠尚友好學安貧守道不愧古人頃歲校
文上饒惟以親得此人為喜所惠詩文三冊回思在上
饒見斯遠時今整整四十年而信上三君子皆已逝矣
某視昏昏髮種種在世能復幾時不覺老淚之橫臆也
某少不學中歲杜門養疴復棄書冊不復闕人世事謂
可守此以終老諸賢誤知過相推輓致泆被寵榮且容
臺禮樂之司尤非懵不知古今者所可進適已力上控
辭之牘且以書致禱於一二親舊期必得請來教實獲

我心敢不敬佩聞考試後必歸更喜有承接之便他得以略令兄承賜書已別具答秋色正佳賢者在道固應動靜有相萬福來同更相寒暄之宜劫苾茵飪之奉是祝

回滕主簿

嘉

經年之別無非思見君子之時伏奉手書禮過乎厚若施之所尊敬者某衰晚固陋不足當但深感愧就審秋來行李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慰何可言某昨聞束裝過

淮西意須少留何歸騎匆匆如許某平生知舊十九皆
為淮西羅致迎之敬以有禮知舊間多不敢違然到未
久輒去今詳味道間兩大篇雖意別有屬然浩然之略
亦於此見之詩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
我力史稱孔北海造次能得士心士久亦不願附豈其
然耶勿止二字一是聖學之門一為聖學堂與止者至
善之地不可以有加矣勿之後工夫甚多方到得此地
來諭所謂資勿之義以止其妄竊謂未然人能止於至

善則妄去久矣如何如何需趙婺倅書納云其姪安吉
大夫前月末一疾不起可傷王山陰到官數月上官甚
相知然亦窘於酬應相坐不得嗣音冬仲能踐踏雪扣
門之約幸甚東歸猶有餘暑道間厚自愛是祝

回新武進張尉文德

某日伺回舟於綠蒲青葦之間謂謁入必在他客先忽
奉誨函恭審已拜除書遙歸錦里林泉改觀門巷生輝
台候動止萬福某四十載硯席之舊慰浣不勝情惟傾

伺不敏亦重自愧也仰惟尊友兄以絕羣之才負邁往
之氣揮毫落紙正聲足以諧韶濩高韵足以激天鯨宜
紬書東觀載筆掖垣皆榮塗發軔之地顧俯就警曹奔
走之職自取廉矣夫惟取之者廉而後與之者過金沙
鴻濤之祥自古有之某願拭目區區王陽結綬貢禹雖
不復作彈冠想而竊效其喜有不容自己者未辦一物
薦賀而厚貺鼎來先施之道至矣盡矣某何以當但有
悚荷暑月未敢掃門以速襜褕之誚敬以儼高明之居

謹締綌之御為侍介者請

回趙御幹

自居田間聞人從日邊來即目動神駭而左右方影纓其間那敢上記但有懷想張壻遞到來翰諄諄然如小官事上位非所望於親舊也伏審炎夏之月忠勤有相尊候萬福至於尉為今世仕宦頗難西班尤不易必得貴而賢者主之庶易為力今左右真得所依矣某病容衰鬢視向來十餘年前相見時更覺醜惡又賦性疎率

仕宦處雖為君子所知然亦為小人所惡故浩然歸志
遂不可遏方來歸時錢丞相衛大參秉政欲以掌故相
處命且下矣某辭以自屬官得掌故人必以為入京考
圖而後得之不若且昇嶽祠異時陶鑄未晚荷二公相
許以二月八日奉祠歸歸甫兩月以四月八日降堂審
之命明年又荷廟堂具未赴堂審之人姓名行下催促
某以賤疾形於面目不可復出遷延至今十九年方初
歸時鬚髮未有一根白今無一根黑矣豈有血氣盛壯

時不出及血氣既衰乃可出乎傳聞大參屢借助於丞相之前不知山林之人何以得此竊料大參以一世風俗為己任惡世俗之貪求以某粗無求於人故見取耳然世間無求於人亦有兩似有可為世用而不屑求者亦有自知其不可用而不敢求者若某真是自知其不可用故甘心屏處吾親因職事之暇千萬為大參明言之或強之使出既無以愈人又不能謹言寡過必為大參門牆之累免牘再上其間語言狂僭物論必是沸騰

山林之人安識朝廷事體肆意極言那得是處却望大
參覆護使不至得罪舊作三篇因寫與王大監令女夫
錄呈一觀數日來方劇暑都下想見尤甚千萬厚愛

通胡伯量

泳

某入秋伏暑傷脾正爾悶悶而聞前句容吳大夫行不
及端狀令親敬予丈平生自養有道想亦未料其遽至
此故家事俱不遑區處頃見契兄說敬予二子非同生
故其閤中不能槩視之今其親生之子既為門下壻則

協和內外使四方朋友無得而議全仗契兄與令女千萬勉之某鄉間社倉稍稍整齊聞朝路中時有議者今見在米本不能數千石而論者已謂其多深恐小遇水早必有科擾之患小蟹莊比來如何石已至否因風毋惜寄音以慰牢落

回憚上舍

子肅

相望百里而數十年來往鄭鄉無一日雅人事好乖可歎也忽奉長箋幸賜之教莊誦欣快來示窮達之辨詳

矣某行年六十寧不之覺然某庸人也善其身之不知
欲兼善得乎執事之論某懼不敢當也抑某所聞有身
之窮達有道之窮達古之人固有飯蔬飲水樂以終身
亦有曳紫紵朱威然若不能一日安者窮達果安在哉
執事有聲太學三十年猶授道里門所謂先生之門必
有尊足者存某雖病且老尚受教焉脾泄幾月方小愈
羸劣執筆猶戰掉且此奉荅

回湯德遠

鎮

二月初省母舅於丹陽歸拜兩緘之辱知事不待報而
決因循不上記寒食後刊字戴生過希墟念端便不可
失即草一緘奉酬仍作得數字問訊晚秀王翁既授戴
生一日見其言將有禱於執事求售其技因為之言吾
書非為末藝為先容者遂索回昨過雲邊亦念別遣懶
與性成得已又已當處之世法之外然世益薄交益難
聲氣之同操尚之雅如執事者里中實不多得詩曰心
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實寫此心也鼎

來真翰喜審暑令權輿朝來尊履有相萬福臨川唱和
帖得見前輩風流使人嘆慕端研小而佳拜受併為陋
室之光朱氏書須併中庸章句或問連得兩本乃今尤
郎中刊於衡陽及楊通老郎中刊於龍舒者亦看得一
過今以龍舒本同來本納呈恐欲較同異倘無差誤却
望以今所納本示還蓋欲以示兒曹故也朱氏書年來
盛行今立要津者多自謂常登先生之門承先生之教
而趨鄉舛差尚多有之使人嘆息諸書惟近思錄尤切



於學者日用頃得數本皆轉授學者今餘一本殆不可
輟度晚秀必多有本願以一二置申義齋中與學者共
之或無之却幸見諭一朋友處有之當求數本去申義
規模當已立某以丹陽趙令托求真清二字於能書者
字須大八九寸欲望一言於晚秀為轉求此二字不應
轉托人渠意蓋只欲以自警此亦勉強為作數語繫其
下不敢為銀鈎鐵畫之累也某近得足疾一向不可對
客日事藥裏披紙若蠹魚然竟亦何益無從晤對惟力

學以昌斯文是祝

回士友 忘其姓名

某從里中王去非游知執事好古學行古道自期以古
之人願見無從心如懸旌無所終薄忽承不鄙衰陋遺
以論心之書感甚幸甚就審秋來味道之腴起居住適
欣快不可量也世道既降中行之士益少世間一種立
仗馬轅下駒置不足道東京諸賢視此身如秋葉而欲
手援一世之溺斯亦奇矣然夷攷當時大率聞風景慕

率意行行少有長慮却顧相與切磋如聖門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則後日之事亦非專彼計之得也某於執事無一日之雅而來翰之頒便欲使效其區區之愚此道甚古此義甚高某不肖何足以當抑嘗讀郭林宗黃叔度傳似有契焉欲學之未能也不識意以為如何聞田園僅自給度稍加經理必可有裕前輩風流不可及然到扣門乞食處便覺氣象衰索要須不到此地乃為得耳如何如何古詩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謹

誦此以代節宣之請

回項宜父一

兩地相遠別日已多宜父日游京華徧交當世知名士
猶不能忘情於某專書問訊况某屏居田里海內知音
有幾其不能不拳拳於宜父可知也伏審冬來行李有
相尊候萬福欣慰之至示教擬古詩視向所示諸作更
覺渾成無模倣痕蹟自此當盡棄晚唐之習如何如何
陵陽先生誌先公墓筆法嚴整令人敬嘆先公真不死

矣可為人子賀令親武進大夫賜書且示先令娣安人
誌銘板本竊意大夫非無力刊石者而委之盈尺之木
似亦有故故夏兄書中云云外此別無聞幸悉及來書
謂嘗惠報濮氏事都未曾領試詢之遣貺青柑猶記在
稽山時故人謝古民專人致此今拜所贈不但感德更
深懷舊之情使回謾有某物寄意勿笑寒陋會武進大
夫為致下誠胥會邈未有期為斯文勉旃是祝

某聞嵇叔夜謂素不便書性復懶作書以此得罪於俗
某辱書諄諄所以見推予甚至而率畧具報其罪固宜
所恃者執事非世俗之人耳聞常過令親處令親道相
同居相近其來往之頻固宜他亦有密友否士生一世
苟知識稍異必不肯與草木俱腐况如執事之明爽非
餘子比願言勉之彼官高位尊世俗最貴者非良貴也
願言審之希益謝丈少時實有英氣不幸為利欲所昏
浩然之氣弗克而專以血氣從事故多不滿人意然其

天分之高亦非他人可及晚節如此家事又如此令人
太息或其遺息尚可扶持者惟鄉曲念之相望千里古
詩所謂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期惟愛厚以昌遠業是
望

回朱丹陽令嗣

某林下殘生於君家無一日雅先大夫來拊吾邑某家
金壇亦未嘗有毫髮相關前之日率爾數字特為鄉曲
發且痛天之不右善人賢令長之不得志於斯世云爾

裁謝諄諄非所敢當也釋氏說入中國老子之徒效尤喪祭禮大壞仙里儒先之所講明如揭日月君儒家也所以葬其親亦必有道矣其忍以有限之財供無益之費乎夫生者須養死者須葬二事重輕略等而君家上有重親有諸父則養生又其難者惟精思而謹行之正寒扶護載塗惟抑哀自愛其無從面致臨紙拳拳

回陸秘書令嗣

鎮

某頓首再拜秋序方半風露淒清伏惟綵衣容與綸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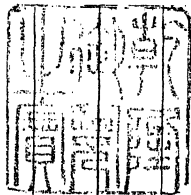
方頌尊候神介萬福某已於令伯朝奉丈令兄判院書
中致不敏之謝不復喋喋共聞大君有命以先正安撫
秘書盛德在人祿及不嗣為明時墜典特頒渥澤以旌
象賢凡在識知同深忭蹈敬惟太夫人幸榮塗之有子
年家契喜祿養之及親俯仰之間歡慰無極惟公家世
德之厚家學之粹倍萬他人更祈不自滿假而求師友
之益不徇尋俗而探聖賢之蘊遂踐世科益開遠業不
勝頌望侍堂上太夫人告拜千萬意不宣

回湖南陸提幹前人

某年衰志懶至契如公家亦曠不修問惟有馳情忽奉
專教驚喜折屐就審春事向闌天宇清淑即日蓮幕須
才瓜時趣上神職後先尊候動止萬福某托契雖厚而
會見無從願交雖切而款承則未故於德履之粹才業
之茂皆未能盡知所知者辭婚趙氏一節非立志之高
守義之固疇能及此不勝敬嘆更在謹擇師友明辨義
利視初節有光於以一洗年來淫侈汙濁之習是所願

望湖南帥余丈簡嚴可敬一見當刮目某雖聞其風而
悅之恨未之識故人林自知為湖南酒官在其幕下因
見為致意此兄亦好賢樂善必能為余丈處先容也度
此去便為榮改計然榮進素定要不在過於營求居易
以俟命自有知己者寵頒珍腆僕僕亟拜無任感刻索
居謾有某物寄意非所以報瓊施愧當如何語令姪不
及拜書怡集為引誠豚犬輩各上起居問某年迫七十
目昏手戰不復能楷書故不及視來翰以報千萬賜察

道間厚愛



漫塘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漫塘集卷八

詳校官 庶吉士 臣 翁樹培

主事 臣 呂雲棟 覆勘

總校官 原任中允 臣 王燕緒

校對官 助教 臣 蔡鎮

謄錄監生 臣 張仲芳

欽定四庫全書

漫塘集卷七

宋 劉宰 撰

劄子

上史丞相一

謝除藉令及改秩添倅

竊以李秋謹時天宇澄穆恭惟某官功在社稷澤潤生
民一德格天百神受職鈞候起居萬福某山林賤士望
光範門邈在九霄間欲以姓名自通厥路無繇然一氣
均調萬彙咸若孰主張是孰綱維是某粗有識寧不知

歸仰惟大丞相獨運化鈞協成乾造親扶日轂直上天
衢使四時調玉燭之和萬國仰金城之衛宗社幸甚海
宇幸甚某愚不肖少雖妄意事功中年得疾自放於山
巔水涯聖主龍飛善類雲合某雖頽卧亦躍然而喜願
與扶杖癯老遊遨嬉戲共觀德化之成不自意身亦在
獎拔一人之數既陳情引避至再至三復使驟脫選階
躡佐大府此事於國家為曠典於士大夫為創見於某為
非常之遇不世之幸盍即祗拜以贖前來方命之罪且

勉自奮勵以副大丞相特達之知而骨寒命薄病不可
強夷塗當前自繫其足惟大丞相推天涵地育之仁深
哀而曲貸之某得全其疾病之軀而遂其丘園之性實
重受生成之賜身雖九殞其何敢忘抑聞施必有報物
之常理某病日侵年亦邁而往自度終無以自見獨有
私憂過計或可裨議論之所未及欽惟大丞相於先越
王秉國鈞軸其位遇同輔道先帝翼贊嗣皇其眷倚同
先越王再處台司不俟溫席晚歲駕安車策靈壽杖為

孝皇一出天下顛顛謂且留相天子曾未幾時即榮袞
繡之歸是以福祿壽考極於人臣德業勲勞傳於子嗣
今大丞相弼亮兩朝十九年矣而不敢一日釋此重負
自同於先越王何哉豈非以勲名已盛權勢已隆欲奉
身而退不可得乎某竊謂為此說者左右前後自為身
計者之謀非所以為大丞相計也大丞相爵賞之用無
黨無偏刑罰之行無怨無惡尊賢使能不驕不吝故在
位雖久而上下未有厭斁之心一朝褰裳而去主上必

曰是嘗建大功定大業禮貌不可以不隆公卿百執事亦曰是嘗持國家紀綱守朝廷法度待士大夫以至公無私禮不可以不厚恩誼終始身名兩全當世之士必有能作為歌詩頌贊寫之琬琰繪之縑素使萬世之下歆艷嘆慕以為不可及者又何疑焉今議不及此而惟狃目前拂然忿異議之來而幸其同則止戚然慮事變之作而幸其平則止縻之以爵祿而恩意有時而窮壓之以刑威而勢力有時而屈防之以知術而事常出於

意料之表當是時左右前後之人志得意滿皆將自擇其身之利而大丞相獨誰與同其憂乎某病廢以來得自適其適雖無爵位之安而危不迫其身雖無富貴之樂而憂不入其心每願持此以獻于有位者而無其階伏念左右前後之人希容悅者多能不逆畏其忤而直致其辭者寡輒因叙謝裁具短啓申獻倘幸置坐側時一覽觀以致其思是大丞相拔士踈賤不為無益某受大丞相超擢之恩不為無報不然異時追憾左右之不

能盡言某亦自悔其不及言無益矣是以不量位分罄
竭愚誠大丞相果能從赤松之游尋綠野之勝從容天
台四明之間以訪先越王經行之舊某雖衰疾不任衣
冠猶冀幅巾短褐拜謁道左以自附於賓客之下陳不
勝愛助之至若乃言不成文書不如式則野人之常併
丐矜察之

二 謝除直秘閣官觀

竊以夾鍾氣應玉燭時和恭惟某官對敷顯冊增煥泰

堦喜溢神天慶關宗社鈞候動止萬福某林下殘生故
歲輒不自揆因奏控謝牘敢述其食芹之美曝背之溫
九頓首獻之黃閣之下自惟狂僭宜在誅斥之科大丞
相不惟赦而不誅又從而賜之荅若曰余惟汝嘉而不
汝尤夫易之含弘光大自是大丞相盛德書之翕受敷
施亦為大丞相餘事某不足當但有感懼自爾累月不
敢忸僥倖之福以為常嗣有塵瀆歸心元宰實與海內
含生受氣者不殊茲審策蓋代之勲進師垣之貳使是

君為堯舜固大丞相平生之盛心學焉而後臣之亦明
天子今日之所以聖既道備而實與名稱宜命出而雷
動風行仰惟體貌之增崇可但君臣之相悅某惟當世
載筆之士甚衆當有作為歌詩播之金石者某老矣短
啓一通少伸燕雀之誠幸賜采矚某一介庸陋昨由州
縣之隸而列屬容臺由合錄之資而躡丞大府與脫身
選調賦祿祠庭皆委曲以便其私超越以為之寵一出
鴻造不候請祈某非死灰其心槁木其形寧不知德惟

是中祕寓直朝家所以旌外庸某疾病之餘且甫茲更
秩其敢冒居已瀝愚忱再乞寢免終冀矜從天時之律
不當請於寅亮燮調之地屏內之間不當發於寒遠疎
賤之人於前為瀆於後為僭懼二罪不敢自同他人仰
乞矜體

三 辭直秘閣

竊以孟夏謹時恭惟某官弼亮再世勲勞百為惟帝念
功惟天佑于一德鈞候起居萬福某昨不自揆輒因顯

冊之頒飾其固陋之辭為宗社賀且以申致寢免誤恩
之情竊計容光必燭寧此獨遺月律屢更巖瞻惟謹仰
惟大丞相以海宇安危為己心以人才消長為己任其
抱負所長于于然而來者既已盡寘之周行其窮而在
下者復不欲其老死於溝壑振而起之如某之愚亦與
一人之數則賢於某者可知矣粵自去歲四月叨恩除
授展轉控辭倏已經年最後辱察其病之深才之無所
用授以祠官使自放於山林華以貼職使自別於閭里

朝家之恩意至矣盡矣若固執其愚不思所以仰副造化曲成之意某則非人謹已望闕遙謝祇受奉議郎主管仙都觀恩命訖惟中秘寓直實非乍脫選調素無朝績者所敢當謹復昧死具申期必得請伏望鈞慈賜以開陳即垂矜允四明山水勝處平泉之嘉花美木列植交蔭皆欣然若有待畫錦焜燿此其時歟某病少愈猶能手種樹書躡青鞵布襪聽役於長公少公之間惟所以命

荅鄭丞相

謝除太常丞

季秋謹時恭惟某官器使羣工陶成萬化誠通穹壤喜
洽神人鈞候起居萬福某一自屏居田里混蹟漁樵平
生故人位稍通顯則引分不敢相聞其敢以疵賤姓名
自通於光範門下頃飭箋稟謝蓋如時鳥候蟲感天地
發生之恩不能已已大丞相微小不遺如響斯荅區區
之愚猶以是為景星慶雲適爾臨照非可屢得乃今幸
會又過於此夫公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舊矣况當邊

鄙未靖甲兵之問日至而大丞相獨運化鈞固應自朝
至中食息不暇顧於三接之餘親灑五雲之翰以光於
華門圭竇衰疾無能之人竊惟盛心何可近論昔人以
千金市駿馬之骨而千里馬至者三某衰疾無能猶之
死馬何所論報竊意當世之士抱負才能而考槃澗谷
者必有聞風而起為明時用某故不敢私為一已賀為
天下賀其蚤歲為士不成去而為吏為吏不成歸而為
民學農學圃均之無成安能知當世之務今殿中玉御

史密院尤檢詳皆與某有宿昔之好侍郎度公尚書李
公陳公某同年進士故潔齋袁先生嘗置某薦士籍中
於今京尹袁公為乃翁門下士故六七君子過相推輓
以致其親舊之私情言多溢美惟大丞相察之某比拜
鈞翰復承鎮江府備坐省劄發到轎乘人從等且委官
及門趨某起發此昭代曠典尤非某所可當即具公牘
發回本府且具行申省外伏念某少更艱苦晚景百疾
交攻目前最苦腹臍之疾日三四作今畏威懼罪謹作

急治療稍遂減可即星夜奔走赴闕抑恐薄命迺遭溘
先朝露無以伸絲粟之報有孤洪造敢及稟謝先陳其
愚某聞帝者之盛莫如虞舜虞舜左禹而右皋王者之
盛莫如成周成王左周而右召下至漢唐亦惟蕭曹丙
魏房杜姚宋兩兩相承號稱賢相餘子不與焉豈非天
下至廣萬幾至煩非一相所能專任歟恭惟大丞相以
講學輔主上續道統之傳以勤勞佐主上復基圖之舊
其精忠可以貫日月其純誠可以通神明固非漢唐諸

相所可望直與禹臯周召同科而自爰立以來揆席猶
虛其左或謂大丞相之賢不欲名位之加於前或謂大
丞相之謙常冀後來之居其上或又謂論相人主之職
非大丞相所當言當自主上發之或他人啓之某竊謂
此意發於主上則為意向有他委任不篤發於他人則
為讒為間惟發於大丞相則為中心之至誠天下之至
公而徇左右之言則不能發顧目前之小小利害則不
能發惟大丞相卓然奮高世之見不為左右之言所牽

不為目前小利害所汨則庶幾禹臯周召之勲名復見
今日某儻尚不死則殘年餘日無非效死酬知之時不
然則犯不貫之罪不以誅死亦且憂死矣惟大丞相念
之昔人謂寒日邊聲急此惟其時正諸將敗軍之罪恤
沿邊征戍之勞以警其餘以固吾圉以輯天下安靜和
平之福此通國所望外此不敢私致頌禱仰乞鈞照

通王中書一 暨

竊以即日風蕩井梧香催籬菊恭惟某官經幄籌帷日

承清問道山詞掖總領羣英天佑斯文台候動止萬福
某近者以傳聞未審難於修書專介上扣即辱賜荅不
但感情誼之厚且歎服精力有餘酬應不倦如此舊見
一故舊謂執政方作縣時目已昏及在給舍夜讀錄
黃及書細字不難又午間倦甚必伏枕移時後或連日
夜應酬不曾假寐今觀門下精明如許信其言不妄豈
悼亡以來獨處之力耶抑天實相之也村僕既回郡中
亦專人送至差劄使君書來甚勤妄意有自某不勝駭

某本辭藉令而遽得丞郡本在七階之底而躡官陞朝
金陵留都家山便道恩意之厚夙無前比一出裏言之
助何以辱比感不容言但某病既不可強而義亦非所
安只得懇切具申萬望致曲使即遂寢免毋致再有行
下使喋喋不已坐罪不測某靜思今世士大夫旅食京
華日登光範之門欲陞一階一級而不可得者何可勝
計某何物小子乃爾僥冒叙謝之書若自同常人一於
道古今譽盛德則是亦常人爾無乃孤非常之遇乎凡

齋心兀坐旬日而後得一啓一劄致謝之外並不敢及時事只論出處進退之義啓中猶援一二故事劄中只以丞相先越王為說既成焚香告之天地而後敢發區區只冀萬一有所感悟竊計書雖未到先越王在天之靈則已知之前承許為轉達自揣非台坐亦莫能達謹併申省狀控浼得不斥去實受成始成終之賜區區無一物可寄意專人過茅山買得少芋栗包裹將行村僕愠見曰毋徒使我負重而取笑於閭人即收回芋栗而

語村僕曰為我致意閩人以中書之門而有送芋栗之客又併芋栗不敢遣顧不偉歟村僕莫曉因自書其說於書尾以資一大笑嗇神養性之說門下已自得之亦不敢贅村僕回時只求涓史一批收切不煩染荅也

二

竊以隆冬兆序一雨生寒恭惟某官主持國論振起朝綱宗社儲祥台候動止萬福某近者介恃眷予喋喋干溷雖山間芋栗亦恐累清德輒不敢遣村僕之歸辱賜

真染先事而教誨之至周至悉重拜川附之貺使孱弱
之軀賴以少延以愧以賀繼又於遞中領所賜教及丞
相荅翰知中書忠於為人終始不渝大丞相寬以逮下
賤微不棄尤極感歎某三十六年選人六十歲老翁分
席漁樵已二十年豈復有榮望一朝自天有命使不用
舉主而官陞朝不歷親民而佐會府此國家非常之恩
大丞相特達之知中書推轂之力某寧不知德而牢辭
不已者實以某命薄數竒性復多忤所合飯蔬飲水枕

石漱流不與世接猶惴惴然若薄冰之履一朝出而裹
章服事上官與聞民事有多少意外况所感風毒之證
漸類惡疾非復頃年侍教時比陳居士備見之以是只
欲終老田間為太平幸民已再寫成祈哀丐免之牘而
朋友見責以為君相知憐之意如許中書所以開曉之
者又如許安可不畧致委曲以是又寫得一狀并以申
免欲望中書悉為過目賜之區處若見得丞相能洞達
此心不以牢辭為忤則望竟為上丐免之牘或覺意有

未順則且以後狀致訪醫之請庶目前不太拒違三兩
月後却可從容布露惟中書推成始成終之心為深思
而審處偶得古銅小香爐一枚拜納庶幾釋氏辦香之
敬或有以金猊寶鴨獻者願舉此故實以謝之趙玉父
監鹽歸言朝行中不受餽遺如中書者僅一二數尤使
人欽服寒事方來謹上為世道壽重之祝

回王中書一

前人

竊以一陽將復愛日如春恭惟某官羽儀禁從黼黻皇

猷台候神相起居萬福某比村僕回及遞中連辱寶翰
之賜方愧稟謝無階專使及門重拜真染辭意懇懇無
非曲為某出處地古道不行久矣士大夫已致身華要
其視山林賤士何有而中書獨拳拳如此此古人盛德
事不謂某身親見之頒示省劄及告命其間勸勉之勤
獎予之過皆出一力某非木石其敢忘之抑有危迫之
惴不敢不預稟某昨屢勤朝旨之頒恐悚不安因自思
疇昔叨堂審之命而引疾具申乞且就醫候痊可日起

發其後疾既不痊遂得迤邐幸免近者再做此意申上
一是仰承約束不敢直截致辭以孤造化美意二是此
狀別無施行謂可留在省中不再行下不謂給假一節
反自趣期會聞命震灼寢食為之不寧所恃中書如二
天在上必能始終全覆之所有告命既未敢祇拜謹且
寄留縣庫若賤疾果有去除之漸而敢執迷不即敬拜
君命則是禽獸之類無君之人加之斧鉞付之鼎鑊夫
亦何辭萬有一疾證果不可療亦望中書庇覆朝廷哀

憐曲賜從欲喋喋干冒聽嚴正猶嬰兒不能不用情慈
母併惟矜炤六氣之運中書實贊燮調不敢贅上節宣
之祝

二

竊以比辰五雲呈瑞化日迎長恭惟某官仰稽天運以
贊皇猷使衆正朋來羣陰斂退熙然六合同此泰和台
候神相起居萬福某竊伏田里無由陪賀客下陳鄉風
謹上千歲眉壽之祝濟獄已竟正朝廷力行好事之時

向來施行太過如胡評事等事宜亟有以轉之在中書
良易耳某區區出處辱中書介念前者使介之回具謝
草略詩所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賤疾所當用去風之
劑比圖速效服涼劑太多反傷脾胃日食無幾氣息奄
奄大懼有孤推輓之厚意小須假滿續具申稟今因里
中趙玉父鹽場行先此控露萬一

通王中書

前人

竊以歲華薄晚物意回春恭惟某官總運籌籌簪筆之任

推陳善閉邪之忠羣聽具孚百靈森衛台候動止萬福
某比因里中趙監鹽行附貢一箋計已呈徹不嗣敬又
踰月奎壁之光下飾萬物昏旦仰瞻士大夫平時局於
職分嘗抵掌扼腕悵有懷不申中書今以心膂之臣而
居喉衿之地經帷籌幄機庭宥府皆得歷階而上攘袂
正言必不忍唯阿所好浮湛流俗使百世之下有所追
憾某愛莫助之徒深頌望區區之蹟自十月之未拜給
假將理之命即遵諭急事醫藥綠所感疾多用涼藥服

餌稍過幾墮鬼錄亟服溫劑僅可少延然悴乎其容羸
乎其軀不復可仕矣骨寒命薄言之於邑緣假限久滿
迫不得已再以狀具述控告伏望哀憐委曲借言於化
地明其本心非敢固為沽激許令守本官致仕或未忍
終棄則且畀一嶽祠實受終始生成之賜某本候開歲
申稟以狀中所述非達官歲首所樂聞故及歲未盡因
里中符尉到選附呈或即為屬之省吏或只迤邐免再
荼煩洪造惟所以命

回王中書

前人

卷七

竊以陽春布澤萬彙欣榮恭惟某官主盟國是對越在
天天棊忠忱台候動止萬福某一自符趙二友之行再
貢稟謝劄且致懇悃不嗣敬又已閱月時時尊慕矯首
璇霄見奎壁之光爛然輒以自慰伏承專使頒示省劄
且賜珍染所以開其未悟誨其不及者纖悉曲盡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非筆舌可狀改秩予祠之命雖非所敢
當敬遵來教不復引辭中秘寓直朝廷所以旌監司郡

守之有勞效者某實何人而敢冒此藉有趙昌父例某
寒鄉晚學豈敢望昌父萬一申狀中字字真實不敢飾
偽得更借裏言之重即賜矜允使不至有再三之瀆幸
甚故臘有雷野雉皆驚今二月旦日雷雪交作雖不知
其占何如然要非祥瑞亦必有為而然中書於丞相情
分至厚宜有以佐之乘此一反前事順人心以回天意
不然異時小有不至或者不能無歸咎也中書愛某異
於他人故某所望於中書者亦非他人比伏惟勉之則

某與海內函生均拜大賜不啻於薦引除授之私也某
狂率死罪

通王中書一 前人

竊以春序強半花事方殷恭惟某官舉國宏綱納君當
道好是正直通于神明台候動止萬福某與樵夫漁父
含哺鼓腹于山巔水涯時時自思吾輩所以自適若此
非元凱承華勲之故歟既以生斯世自幸又以嘗執鞭
自喜忘其身之遠別之久也比飾一箋謝專使之辱言

不盡意後旬日方作得丞相啓劄各一通內劄子欲見
感激之真情手自書寫放蕩之餘筆縱字大惟丞相以
情亮之以度外處之不然適以慢易速戾矣某世念已
空貴賤榮辱皆非所計然前日寵數之超越恩意之委
曲丞相之施於某者固厚而中書所以推輓於前後維
持於左右者至矣某非木石也寧能無一語以謝亦既
裁成短啓又重自念中書不以衆人待我我之自處亦
安可自同衆人故雖成不遣昨納紙帳嘗口占四句匆

匆失於寫去又頃辱賜草堂詩不勝敬歎以陳居士未
行竟不曾和納併錄去幸資一笑但恐心地清涼之句
旁有顰頤者爾叔全國博為况佳否學省雖清華恐不
療饑亦可把一麾去否會間幸致意足繚村市目環四
壁無一可薦誠者鄉醋家釀各六尊拜納酒味薄而苦
必非新賜黃封比却真是無灰可以入藥

二

昨村僕歸既拜荅翰之辱且領珍餉又知村僕旅食之

費悉出宅帑不勝愧感不上涓史敬又再閱月仰止拳
拳夏五書月南風薦涼恭惟某官羽儀禁從振起朝綱
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聞天之於物因其材而篤焉某
當強仕之年而厄於疾拜起家之命而厄於行傾者覆
之時乃天道獨主張之維持之使既壞而成既枯而榮
是天之所難乃中書之所易某之幸大矣感當如何但
貼職一事終非乍離選調素無勞效者所敢安公狀再
有干瀆伏望哀憐於化地一言述某真情質諸天地鬼

神非敢毫髮矯偽特從所乞以安末路不然於所不當受而受是身外之榮曾不足以蓋中心之愧一時之幸且將為無窮之羞惟中書深念之所有奉議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恩命已照前申望闕遙謝祇受訖示教具單劄謝丞相謹遵稟親自寫去望借一介併申省狀送似叅樞向未嘗通名今亦以短啓致謝伏恐欲知選人印紙向以收藏不謹已批壞今僥倖陞改已是過望豈敢更求改給切不煩介念里中符丞歸能言中書自處

不異在縣齋草堂時雖服食器用亦無所改貴而能貧
使人欽歎中書清儉既本於天資又眷集不多生計所
須能幾凡百省之又省使斯世仰之如一段清冰在凝
風寒露之玉壺顧不偉歟區區願望

通王侍郎

前人

竊以孟冬之月和氣如春恭惟某官對揚新渥領袖禁
途天佑斯文台候動止萬福某近者恭審釋內史贊書
之煩進天官冢宰之貳紀綱立而吏知所畏衡鑑公而

士得所歸凡在縉紳同深誦詠某疾病餘生雖不復作
彈冠想然為天下賀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惟是累月
不上涓史敬非山斗之瞻有時間斷道行乎朝廷與身
安於巖谷者情雖同而分有異不敢瀆爾當沐矜照士
之得時為難得其時矣以得位為難侍郎當明良會遇
之時而居朝夕論思之位宜有公正之論深長之策為
國家祈天永命之地某疎賤它不當言竊怪今之世君
相之所舉行無非寬大之政公卿之所建明無非忠厚

之說而郡國之政一於聚斂其苛細如牛毛迫急如星火豪奪同乎寇攘巧取甚於販夫販婦其求之廣獲之豐宜帑庾有贏足為方來之備又往往朝夕凜凜有不足之憂不知何故深恐一朝有警此輩身謀不暇何暇為國家計惟侍郎深念及此言之君相有似此等處早為之處無使某他日冒知言之名天下幸甚某以受知異於他人區區圖報亦當視他人有異輒因賀牘僭致愚忱覽訖即付丙丁是望外此謹上為國壽重之祝

漫塘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漫塘集卷八

宋 劉宰 撰

劄子

通知鎮江傅侍郎

伯成

竊以季秋之月金氣高明恭惟某官守國要衝寬上憂
顧神天協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草茅下士昔歲隨牒稽
山適際建臺獲陪下走方朝家頒一禮之書當路上三
人之薦萬目盱盱視予奪為榮枯某實何人獲塵奏牘

國士之報于今拳拳顧事與志違懶與病會一歸養疾
三易歲華中間審聞制閫政成形庭趣召遂由農扈進
長諫垣道之將行某甚為當世喜旋聞進貳春卿出鎮
南服道方行於天下惠復斂於一州某又為當世惜其
喜其惜事公平當世而不私於一人故不敢修辭以自
別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某於侍郎有焉鄉郡薦饑民不聊生上心惻然更選良
牧出來千騎權動列城矧嘗受知曷勝引領而登門之

敬闕然竿牘紆誠亦落衆人後擢髮數罪猶懼有遺然
區區之情則有可諒者開府之初羣聽所聳而某以門
生故吏飛緘納謁與有位者爭先或侍郎未忘疇昔借
之色辭則觀聽所繫或非屏居者所宜故逡巡畏縮以
迄于今政令已孚規模已定方敢徹姓名於記府仰惟
侍郎宗主斯道劑量人物方如匠氏之制木不加櫟社
以斧斤如單父之觀魚不取陽鱈之迎吸某之不敏尚
庶幾在寬假之數不然某戮有餘也何敢自貫直道致

身而不為權勢所屈正色立朝而不為高爵重祿所餌
侍郎之事偉矣建寧之行謂為錦畫之階猶俯焉為此
來豈以北府地重年來事力彫弊不欲辭難故耶下車
以來已逋賦弛摧禁薄征省繁古循吏之政略已舉行
矣向也旱荒連年道殣相望今家有餘廩未已登場婦
子寧止室家溱溱召和致祥緊誰實為之十里受廛式
歌且舞某州角侍先君筆耕以餬口一第二十年銖積
寸累乃得田三頃先人棄世悉舉以授兄弟浙東之歸

復買田百畝於是仰以自給雖故歲之旱亦免啼號之
患惟是疾日侵學日落志日頽已定交漁樵不復可與
縉紳齒有負推輓之初意以是自愧雖然侍郎之門固
有尊足者存豈屑計不全足者哉度報政之後即為入
覲之計某是時或可陪父老送別謝賜於丹陽道中尚
遠叅承敢上為世道崇重之祝

回知鎮江史侍郎

彌堅

竊以恢台之月晝永風清恭惟堂上北顧守國要衝善

政致和高穹錫美台候動止萬福某一介賤士賦分涼
薄得疾膏肓意氣消磨漁樵混迹聽輿人之誦以為昔
有沒世不決之訟今剖折無餘昔有數科并催之租今
蠲閣殆盡綱目張而官不敢慢防禁嚴而吏不敢欺姦
猾有所畏而不為善良有所恃而不恐皆舉手加額曰
不圖今日復見古循吏之政某幸生其間甚願率先鄉
人謝賜黃堂之下而賤疾有加形容日惡雖鄉也命之
進猶不敢進其能無因而前敢謂盛德兼容謙卑自牧

特枉來介貽以誨函落紙雲煙爭光日月而又實之厚幣佐以上尊此王弘檀道濟所不能兼施於陶靖節某實何人而可稱此惟當銘佩永矢弗諼侍郎名德之重蓋在廟堂機庭宥府亦多虛位賜環之召海宇颯颯然竊窺盛心體國愛民等視内外似不靳少留以幸此邦某既趨進無由徒深愛助抑聞尹鐸之為晉陽不為繭絲而為保障趙氏卒賴之昔人慮事之深計效之長如此伏惟高明燭微探賾過鐸萬萬此邦之人既以屬厭

仁政惟勿替此心既寬之又寬之異時外折遐衝內固
吾圉或於此乎有賴某不勝幸願自餘頌詠之語祈鄉
之私度亦厭聽不敢以瀆伏乞台照

二

竊以炎夏方中甘霖繫望恭惟某官寅奉寬書盡蘇民
瘼精微一意奔走百神台候動止萬福某田里宅生追
胥不及日得與樵夫牧叟詠歌德政以樂餘年有萬斯
幸惟是事上有常禮而某獨以疾廢望黃堂若方丈瀛

洲然亦甚自悵凡骨之不仙也某一介無所肖似昨荷
郡博士不鄙惠書道使君將修方志以重此邦令某搜
訪前輩行治以裨蒼萃繼邑大夫過訪出所得台翰亦
謂如此顧惟晚未豈足以知前言往行第以奉命為寵
不敢引辭黽勉期年幸已就緒名曰京口耆舊傳以私
居之紙札俱繆繕寫不虔不敢徑達謹納郡博士處倘
得台旨收上畧經電覽賜以數語冠諸篇端庶藉品題
足傳不朽某冒昧控懇皇恐之至侍郎再歲此邦百廢

具舉議者以為盡還承平文物之舊甚善甚盛文昌虛位薄海傾瞻邦人拳拳預恐不得久私大惠抑昔人有言道行乎朝廷則天下被賜祇奉遄歸之詔茂隆夾輔之勲某與海內函生旦旦引領

三

伏拜台翰以某寓居之邑開賑濟局不鄙委令與令佐講求利病仰見某官惻怛為民由已饑溺謙虛接下忘士賤微某至愚極陋何以辱此伏念某早歲無恙服役

塵埃間頗嘗究心此事中年一病屢試三年之艾竟不復痊今不但形容變改心志亦已彫落以此杜門人事盡廢那能出入公門叅預荒政惟侍郎念之雖然老馬不任鞭策蓋嘗識路謹以所著荒政編一冊上獻其間自始至末纖毫備具蓋其少壯所嘗親歷非道聽臆說者比乞付局討論其間預計一條別紙錄出須特關崇覽若其言可行某雖不得身在執事之列然實與預聞未議者無異不然所言既是舛繆所行可知侍郎亦何

取於若人者所準使牒已別具公狀申聞外伏乞台照

通史尚書

前人時間居滄洲

竊以炎夏之月氣爽如秋恭惟某官文昌之躔光連上
相祠庭均逸薄海傾依台候動止萬福某寒鄉下士伏
自京口召還之日得飭一箋致燕雀賀厦之恭叙犬馬
戀軒之誠旋辱親荅今一周星矣家窮山如坐坎井而
猶得以自慰者卹翰在焉常若五雲之覆其上也尚書
道足以濟時誼足以正君德足以範俗忠言嘉謀足以

詔天下後世顧以大丞相親嫌卷懷而去海內缺望然
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况世位三公身登八座者哉
外間傳聞當國勢危疑人心渙散之際言人之所難言
禪公卿大臣之所不及使國勢危而復安人心散而復
一惟尚書是賴尚書雖與平原草木居與午橋風月游
而功在社稷澤在生民固不落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者
後甚盛甚盛某受才不穎賦分數竒當強仕之年而得
風疾形容變改遂不復可仕方嘉定初元朝廷更化首

叨堂審之命既以疾辭矣安有辭榮於血氣方剛之時而可求榮於血氣既衰之後乎尚書念提封之舊而忘其陸沉欲曲成之故當聖天子求士之初首加論薦朝廷觀人以所主復不加攷察俾綴縉紳之後某實何人有此殊遇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此之謂矣而自揣如前所云不容勉強有孤尚書之厚恩則又重自歎也或又謂某所以受知止以十八年忍貧不出之故則尤非所敢當夫樂富貴而羞貧賤某豈有異於人使天假之年

一朝疾愈則抱關擊柝某不耻為雖三上書如韓吏部
兩及門如張師德猶以為簡也惟尚書察之某已再具
情實控辭乞終老漁樵因及二三同志之士可備朝廷
採擇者居山林久不知分義敢爾妄發度必得罪然某
固甘之拙作三篇皆十年前所作錄去資一笑區區願
忠之悃頗多此未敢遽爾當暑惟祈滌煩致爽以毓天
蘇以為我宋宗社無疆之福某一飯必祝潭府列仙之
集非寒賤所敢貢問舊治有委役敢不敬承某義當修

辭以致知己之謝僻居無使某又非巧於伺使者里中
趙和仲侍郎之子為穿山礮鹽場其家僮行便無過此
者敬勒此以叙下悃萬一

通知臨安趙尚書

師畢

竊以炎夏正中甘霖繫望恭惟某官冠六卿之位總三
輔之權威行惠孚人頌神贊台候動止萬福某一自開
府之初冒貢尺牋之敬候貢士還家聞已關電覽日後
以農桑務急曉夕弗遑亦知京尹事殷應酬弗給承候

之恭不惟不敢亦不暇文昌之光上映三台萬目睽睽
同此引睇天府之任久不當才黠吏姦民相為肘腋視
法禁如無有以號令為等閒幾不可為矣尚書視印曾
幾何時即變而通之姦民革心黠吏破膽銛筭不壅桴
鼓稀鳴商賈阜通驩聲載路基圖由之鞏固朝廷因之
尊嚴古有趙張三王其尹京兆也或一至而窮或再至
而敗尚書今四至矣事愈難而才愈裕此固非淺鮮者
所能測識宜遂登庸使周召之勲不專美於前而制縉

未頒豈猶有待而然即時甘雨未至暑氣日隆尚書鍾
天地泰和方將變調陰陽以福斯世視履觀頤特其餘
事某不敢贅請

通知鎮江倪尚書思

竊以秋臨季琯金氣高明恭惟某官卷懷經濟之業來
惠疲瘵之民萬井歡呼百神呵護台候起居萬福某陋
巷孤生不幸食貧早與世接悠悠風塵未見剛者尚書
其人歟尚書大節日星昭明奴隸皆知之不贅叙以為

諛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
之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某不勝拳拳時事如大厦
之傾所憂棟撓顧非綢繆若蘿蔓然者所可知幸有一
二任重之才進不居高位在高位亦罔克久天歟其人
歟尚書立朝天下懽然曰尚書位冠文昌其遂將秉鈞
乎某曰不然尚書之所抱負之所言論之所設施異乎
今之從政者天未悔禍解絃伊始而覆轍不懲尚書其
遂去國矣未幾而京口之命果下或者又曰尚書之道

行乎朝廷則天下被其賜其肯斂之一州乎其遂將隱
矣某又曰不然尚書朝舊臣二十年法從既非潔身亂
倫者進以禮退以義綽然有裕亦豈諫不用則怒悻悻
然者哉且千里而守有社稷有民人有財用有刑賞之
柄又地當要衝北府兵天下所畏孫仲謀劉下邳所藉
以興方時多虞得人焉而靜鎮之折淮北之衝固浙右
之圍其庸多矣尚書乎何辭今聞已諷剛日遂抗前旌
幸甚幸甚某懶與性成病與運會烏復可處於士君子

之列以是奉祠東歸掃迹衡茅種蔬藝麻以自業暇則
挾冊讀書詠歌古人不復以姓名聞于有位者尚書之
來自以松苓遠志小大才殊而氣味相似緘辭薦誠不
能已已輒裁短啓而侑以一箋窮居無書史強所不能
筆縱字大或塗之或乙之非所以事上惟幸恕之一登
龍門疇昔所願乃今受廬為氓徃役有日矣而病不可
前遇合固有分耶天未厭宋聖德又新選衆而舉伊臯
不夙則莫謹上為世道崇重之請

通茹尚書烈

竊以即日恭惟某官下清吏選上沃聖心天棊人佑台
候動止萬福某瑣尾之跡伏自庚午歲草率一牋以道
鄉仰去思之情辱賜報章浪跡江湖無從嗣敬去歲審
聞九重求舊一札賜書起安石於東山登巨源於選部
縉紳興起宗社安榮為當世賀曲踊距躍顧久自放繩
墨之外不復敢以姓名自達仰高泳深何日忘之仰惟某
官端靖之操足以鎮俗之浮溫潤之氣足以納君於善

卓越之才足以措生民於理早冠多士歷著外庸回翔
三紀之間望實之孚如揭日月故一朝召用海內函生
顛顛望賜夫豈橐從所得久稽柄用之期匪朝伊夕某
雖萬念已空猶願拭目某迫於手足之義僭越有稟云
云某舊疾不可復療飯蔬飲水足活餘齡猶望知已登
庸使庶績咸熙物無疵癘庶含哺鼓腹得長為太平幸
民敢私以請神依正直隲相靡謏節宣之功粗矣故畧

通張寺丞 鎬

竊以雨洗清秋天開霽曉恭惟某官脫屣周行岸巾故
里神依正直人仰退閒台候動止萬福某日念祇伏通
德里門贊歸來之喜謝臨訪之勤仰惟累年去家一朝
反旆方點檢賜書按行松菊必未暇接納鄉里晚生以
是夷猶未敢前不腆某物專人賫獻少寓區區之誠敢
望台慈不賜斥絕事以久明論以久定有如望實炳如
日星豈氛霧所能久翳竊計清議有歸聖朝求舊趣還
之詔近在朝夕某尚及於未束裝之先一展尊德事長

之恭茲得以略

回張寺丞

前人

竊以堅冰在候愛日舒和恭惟某官家山容與宣室興
懷溫詔鼎來明神胥衛台候動止萬福某一自疇昔修
敬辱下陳蕃之榻開北海之尊使之侍教誨於左右觀
道德於後先屬饜連日而後歸慰感裝懷非復言辭可
狀亦屢與二三朋友約合辭稟謝出處不齊迄今未遂
辱華翰先之剝封莊讀識先生長者所以容接後進之

意委曲周悉一則以喜而退惟不敏亦一則以懼也倒
指還轅倏已累月竊計區畫已定昔人所謂林園之勝
鐘鼓之樂當不偏廢何當操杖屨一從名勝之後臨風
依詠悵無羽翼家釀漓薄與官酤相伯仲客至無以接
殷勤正爾作慙乘壺拜眄色清味勝因以想見德人風
味更深銘著亟此稟控不究謝悃萬一尚須專狀

二

竊以涼風應律殘暑倣裝恭惟某官心與雲間氣涵秋

爽貴名益起新渥方來台候動止萬福某一牋致敬辱
賜之荅日念造通德里以三徑之開為松菊賀雲關之
不掩為猿鶴賀賞心樂事之并為明月清風賀顧以病
未能摇摇心旌胡靡有定方舊疾未愈而新疾交作內
為濕所攻而外為風所襲兩手足俱痺醫藥未效使者
正以此時持台翰至剝封莊誦詞如離騷經而意不減
逍遙篇疾讀一再過令人意氣豁然不覺沈疴之去體
矧又重之以腆貺筆墨等四者尤極製作之精都文房

之選顧寒陋何足以稱惟珍藏什襲永矢弗諼而已長者賜而弗親具謝乃使兒曹代書速戾無可言者而情則猶在可恕之域上乞矜體某已與張端表王穎叔約須餘暑盡去即同棹小舟聽命于喜歸亭下毋使山靈勒移幸甚幸甚

通張寺丞

前人

竊以秋序平分殘暑退舍恭惟某官清名日顯好語天來人頌神依台候動止萬福某區區之蹟不到函丈者

踰年不修子墨之敬亦十閱月矣不敢以漫浪自諉少
長有分不敢瀆耳仁心仁聞善言善行與西山爽氣靡
日不在某盖仰之彌高挹之愈深涵泳之嗟嘆之不知
手之舞足之蹈也橘綠柚黃正一年好處桂樹蜚香菊
梢亦已著葉矣伏惟某官以陶謝胸次得枚鄒賓友晚
風夜月觴詠相屬其樂如何然上方凝思宣室正恐謝
太傅不得久安東山之卧耳某輒恃眷私敢布僭越之
懇云某久與穎叔約為青龍洞之游後月初穎叔或

遂此行當便道伏謁茲不贅叙仰乞台照

通張潮州

前人

竊以即日寒事方殷微陽已復恭惟某官趣行之詔將
下九重百神後先台候動止萬福某昨反旆家山首修
門墻之敬辱予其進留連飲食之慰感裝懷非筆古可
狀日念展紙濡毫寫萬分一布之涓史屬以乞祠未下
進退失據方寸擾擾因循迄今乃若事間心寧則常若
染教餐和於函丈間也朝家盡屏羣小開示正塗善類

朋來有如名德豈容先一州而後天下竊料戟衛未及
門而介圭已入覲矣非佞某小幹自吳門回偶得某物
稽昔人美芹故實僭越持上方華筵羅水陸之珍得齒
桃李盤幸甚永嘉碁局視他處所製差勝併以一副拜
納瀆尊愧懼之至

二

竊以春事向晚生意方殷恭惟某官錦衣容與千騎趣
行神天默扶台候萬福某不上燕興問恰四閱月棄官

歸來日與漁樵爭席姓名不徹于王公之前理則宜然
德盛望尊如門牆則乃心依乘不若是忍也忽墮誨墨
欣浣無涯某物禮隆物腆顧施之晚未間散之人台意
厚也幼賤有分不敢控辭即已祇拜惟是才疎性拙出
門無與惟欲招並舍漁樵之侶共擊鮮醢酒之樂顧恐
知所自來爭席者避猶豫未能也潮陽文公之政數百
年無繼之者乃今得人千里之民引領北望庶拊我乎
猶遲其驅豈斂惠一州固非君相意邪詔音昂來某雖

與世相忘猶能矯首為天下賀朝暮猶有微寒惟為世
道珍嗇

通常州趙通判

時侃

伏以涼秋九月金氣高明恭惟某官貳政雄藩政聲籍
甚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逝去顏範倏忽累載酷罰所
鍾肝膽摧裂苟延視息以奉几筵坐是雖涓辰滌篆亦
不克奉一紙伸燕雀之賀惟有尊仰契丈天資之高才
具之敏輔之以問學發之以文華行乎今之世何啻錐

處囊中其末立見而以天球河圖橫陳道上佇當挈歸
為清廟器下車以來雖未獲預聞維新之政到京口見
餉使說毗陵經總制錢連年積壓方未知所以為計忽
得賢者來以身任責且經畫有方自此必無欠折之患
歎服不已又見里中就試毗陵者歸來稱誦區處試
院事井井有條亦知解數千牛之刀批大郤導大窾無
不可者欽歎欽歎云進見未有期所祈必於珍養重
於自將以須召對副鄉里顛顛之望

回臨安趙通判

前人

伏以清和在候恭惟某官別駕之功著于天府簡于上
心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春間匆匆過都不及為上賀
之客幅紙謝不敏審即關徹既還敝止惟藥裹是親失
於嗣問正極馳仰伏拜台翰之辱愧慰不可言契丈政
理之長學業之富過人遠矣京之少尹自昔為華要之
階矧在今日由鄉闈而上禁途不夙則莫縉紳顯顯式
佇除目之頒某學淺才疎無能為役重之以疾病形容

日惡萬念灰冷疇昔丐祠殆非得已相君以向來名在
屬吏必欲委曲成就之又得契丈借以裏言猥叨堂審
之命敢昧源流小官不敢干方命之誅只候秋間賤疾
少退日起發尚慮以逋慢違戾有可為委曲借言處毋
愛於言幸甚尚遠披承惟為遠業珍衛茂迎新渥

賀趙滁州 前人

伏以秋序平分清商泛爽恭惟某官千騎東來邊城聳
動神人後先台候動止萬福某不上記又累閱月通才

敏識出際風雲之會天下士無問識不識皆願依餘光
走下風獨某屏居衡茅不克趨承於輿隸之間如此景
仰何茲審膺時特選守國要衝成命一頒千里長淮隱
然有金城之衛防秋事竟先生自此升矣某敬拜手為
執事賀重為斯世賀某壯懷牢落舊疾浸淫分甘終老
丘園已再具狀申省乞終嶽祠之任不復為仕進計矣
但鄉邑不能半熟飛蝗四合未知向後竟如何令嗣內
機尤比數相見清姿逸韻不愧乃翁天高氣清小隊經

行山川亦當改觀淮民待哺甚急得夙駕星馳布宣德
意幸甚

回趙滁州

前人

竊以仲秋幾望金氣高明恭惟某官課最長淮望高宗
翰趣還有詔神人後先台候動止萬福某自棄明時苟
安農圃無足為有志斯世者道巨源之視叔夜雖出處
不同要不為無林下之舊每明月清風未嘗不與朋友
緬想佳致禹來華問足慰此情建茗洪筵併頌尤佩錫

予之意繼自今俗塵可障滯慮可滌受惠不淺滁陽戎
馬之餘前輩之風流幾墜吾座開藩曾未兩月百廢具
舉而規撫壯觀且有加於舊抑可以為難矣同時臨遣
諸賢譬之俗庖更刀不闕則折而游刃獨如許鼎鑪有
耳曾謂當路者而肯甘受蔽賢之戮耶如聞尺一之頒
近在旦夕諒深稱愜升沉益殊無從晤對因風敬上為
宗社自重之祝

回浙西安撫趙侍郎

前人

伏以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恭惟某官總三輔彈壓之任
倡九牧阜成之功宗社奠安穹祗隲相台候動止萬福
某伏自介圭入覲之日不得率先鄉人展道左之敬日
後伏承擢從星省盡護神臯貴名之起如揭日月如轟
雷霆某於此時雖欲修掃門之役躬執鞭之隸何由可
得高山仰止第勤此心世變益下通才不多得泥文者
或不知變而應變者或失其正得其全而不倚於偏台
座非其人歟道路之傳以為開府以來政適其宜而不

剛不柔交得其道而不諂不瀆桴鼓不鳴而盜無容跡
鈞距不施而物無遁情以至拓筭無壅圉空虛蓋年
來所創見甚善甚盛首善之地四方風化之本宦達之
始千載勲名之機更長慮而遠觀焉則歐范諸賢由此
而升前張後王不足道也如何如何某一病不啻七年
而三年之艾屢試不效蓋天之所廢人力無所容年來
不惟仕進之念息絕人事徃復亦置不問敢謂久要之
情有容之量度越流俗先之以誨翰重之以臺餽使敝

帚增重涸鮒得濡某何感如之某何愧如之日伺令嗣
之行具狀以謝因循迄今益負不敏尚幸台照

二

竊以夏秋之交雨餘清潤恭惟某官天府政成聖心簡
在即持紫橐入侍清光神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某病
容老色交侵非復故我然能飯蔬飲淡以樂餘年則惟
弘庇是藉寧不知歸一自故歲一再上記爾後審聞當
寧疇庸絲綸屢下禮闈擢秀蘭玉爭榮念當一貢賀牘

顧位分有殊不敢數數乃若區區贊喜之誠仰高之悰
固不落他人後庭梧鵲噪稚子候門雲翰墮前光彩奪
目慰荷其何可言况又重之以腆貺耶大卿以一代挺
特之才當千載明良之會大農國計所係商邑四方所
仰異時知窮力竭古弊唇腐而卒不勝任者衆大卿從
容其間不動聲色而國以裕民以足強者戢姦者屏鉅
筭無壅桴鼓不鳴其視史冊所載發擿以為明而僅足
以濟者難易美惡何啻什伯甚善甚盛甚善甚盛淝河

以西又復一稔鄉間下田頗浸而高田可仰者八九雖
未知向後如何以目前觀之足為樂歲闔境之人無非
誦詠德政之日聞使介即回亟此以見感德謝賜之誠
尚遠參承切乞倍萬珍嗇益展壯猷厥今中原有可乘
之勢聖上無自用之心相與經綸圖維以為宗社無疆
之計執事責也伏惟勉之某與海內函生惟日引領

漫塘集卷八